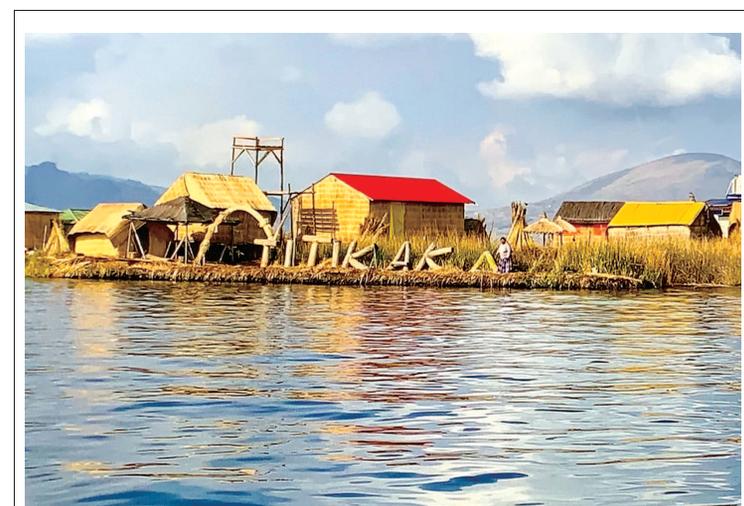


## 新民晚报

小区年轻人多，建了微信群，话题如走马灯，兜兜转转，总不免落在“鸡娃”上。所谓鸡娃，就是给孩子打鸡血，或亲自上阵，或借助机构，从娃娃抓起，全方位促学，急功近利拔苗助长者有之，言传身教共同进步者也有之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很多时候，鸡娃只停留于口号，偶有家长振臂一呼，广发资源邀各路豪杰共同打卡，应者寥寥，遂没了下文。毕竟，上班打卡已应接不暇，能持之以恒陪学的，都是真的勇士。

女儿刚三岁，我虽自诩佛系，却做不到完全放养。尤其是基础学科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想让她早早窥些一鳞半爪，培养兴趣也好。初衷是朴素的，实践起来，却是山路十八弯，不小心就迷了路，入了障。

作为文科生，数学是我当年梦中惊起的魔障之一，跟风报了某网课，看看动画做做游戏，光风霁月一片祥和，却也暴露了女儿计算上的先天不足。5以内的简单加法，必然要用上手指，左右开弓双管齐下，点着鼻尖念念有词。点鼻尖点了三个月，老母亲终于忍不住，黑云压城金刚怒目，却被同样忍不住的外婆一语破防，“她才几岁呀，你这么大的时候



的喀喀湖是南美洲的高原湖，秘鲁与玻利维亚两国共有。海拔3800米，拥有8400平方公里的面积，有可供两国航行的水域。湖上分布着好些岛屿，有天然的，更有建成的人工岛——“浮岛”。

浮岛，是浮在水面的岛屿，没有岩石作根基。岛民们从湖岸边采下新鲜的芦苇叶，连同它带着密密黑土的根基一起拔出，晒干后用绳索将坨坨草堆紧捆，扎成一米见方的实墩。然后再将几十或上百个草墩牢牢绑起，铺上层层干芦苇叶，这就成了岛民祖祖辈辈的栖息地。脚踩在浮岛上，感觉软绵绵的，此时若有小游船泊来，由于撞击，岛面会有轻微的漂浮感。岛上房子也用芦苇叶搭就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有卧

## 摄影

还在玩泥巴，学算数的时候一样掰手指，恨不得连脚指头都用上！”打心自问，我确实有些急躁。所谓启蒙，有兴趣跟得上，不妨一试，接受不了，便是时候未到，强求无益，放彼此一马，海阔天空，来日方长。便长叹一声，随她点鼻尖去了。

如果说数学是力有不逮，语文之于我女儿，就是压根不肯给眼神。曾经，我信心满满，不指望她七岁成诗，至少从小打好国学基础，讲情怀，以后可以愉快地和我交流诗词曲赋，论功利，高考能够拿下古诗文这半壁江山。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她对古诗的兴趣昙花一现，背了十几首后突然闭关锁国，坚决不肯学新的，旧的也忘得七七八八，还经常串台，背出“风流直下三千尺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这种奇葩句子。差可欣慰的是，尽管每天睡前一放《凯叔声律启蒙》，她就扭作麻花，每个毛孔都在散发抗议，“我要听小

## 鸡娃这件事

邓婉莹

猪佩奇！”却能错得这般平仄相协，数字相对，旧体诗的声律之美，也正在于此。于是，怕她心生逆反，诗可以不肯，启蒙可以不听，我依然会见缝插针地给她“洗脑”。草坪放风筝是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，河畔攀柳枝是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，妈妈缝扣子是“慈母手中线”，爸爸加班晚是“风雪夜归人”。某次在餐厅吃饭，墙角有盆景一座，山中有桥，桥边有松，女儿突然指着松下的小和尚

说，“松下问童子。”虽然翻来覆去就想起来这一句，我却受到莫大鼓舞，借着现成道具给她重温了《寻隐者不遇》，此后隔三差五，她会主动提要求，“妈妈，我要听云深不知处。”

相对而言，英语竟是最省心的，小猪佩奇功不可没。这只神似电吹风的粉红小猪始终不在我的审美点，奈何女儿也不能免俗的一见倾心。我忽悠她只有英语版本，她便对各种形式的英文学习来者不拒——除了分级阅读，并且在看动画片时坚定地表示自己能听懂。鉴于她现在偶尔撒个娇，会用英文说妈妈我是如此爱你，书架上那些洒满灰尘的分级读物，我也就听之任之了。

其实，鸡娃之风古亦有之。宋代科举延续前朝童子科，对十五岁以下能

通经作诗赋者，可以破格命官。相对前朝，宋代的神童们卓有成就的确实不少，杨亿、晏殊都是七岁属文，面对天子亲试诗赋也不怯阵，下笔立成，这种天才儿童毕竟是少数，与鸡娃无关。倒是江西饶州出了个因神童做官的朱天锡，家家户户不管小儿资质如何，五六岁就教以《五经》，还想

用竹篮吊在树上以免分心的妙招，昼夜苦读，不可谓不鸡血，最后考中的也没有多少。

前车可鉴，道理亦懂，然而关己则乱，和朋友吐槽，送我四个字，静待花开。乍听颇有些鸡汤，仔细一想，鸡娃这个词，本身就功利了些。在此语境下，娃已非娃，被分成二六九等，厉害的是牛蛙，弱一点的，甚至只能退化成蝌蚪。鸡娃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焦虑情绪的蔓延和宣泄，不如心态放平，以养花视之，养护在我，浓淡由她，毕竟世间花万种，千姿百态，各有其妍。君不见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

## 七夕会

卫平贤 吴莉莉

我喜欢钻牛角尖，领悟力又差，遇到想不明白的事，常爱问。初中时，学道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之后，大约有一两周的时间，遇到年长些、认为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，我都要问：

“法兰西语言真的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吗？”

当然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能让我满意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大都和我一样，不要说学过法语，连听到这种语言发音的机会都没有。

二十岁时，一天，在四川北路一家麦当劳门口，我正要拉门进店，手臂用力之余，身体稍稍后退，突然觉得碰到了什么。转身，看到一位外国女孩，站在我身后。见我回头，她一下子笑了起来，那种笑容，是我从来不曾在一个陌生人脸上看到的，如此友善，如此发自内心，如此灿烂。她个子不高，长发披肩，那笑容，让我略略

紧张的心，松弛了下来。我也报以微笑，但我的笑容一定是僵硬的，无措的……

十多年前，我与同事去瑞士旅游。那个傍晚，我们来到一个面朝湖泊的小镇。走在小镇街道上，家家户户的窗台上，都妆点着美丽的花，街道整洁而宁静。同事们纷纷拍照。我走到湖边，坐在一张双人椅上，遥望着夕阳下的湖景，闻着干净的水特有的气息。远处，有人在垂钓。这时，湖边小道上，走来一对挽着手的青年男女，衣着轻松，步履自然。越走越近，我渐渐看清了，那女子怀着孕。我猜想，他们或许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或许……正当我要转过头去，那对年轻人也发现了我和我，两人轻轻地朝我笑了笑，并微微点头，仿佛我与他们是相识的、熟

识的……那神态，是这样的自然。我也点头示意，他们从我面前走过，渐渐地消融在落日的余晖、湖水的微波，还有好闻的各种气息里……

去年，我来到波兰，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，同行的几个朋友说，到露天酒吧坐一会儿吧。比划着，终于让那位年轻女招待弄清了我们的意思。她笑着离开了。朋友们说，这里的女孩子长得蛮漂亮的。另一个朋友说，笑起来很甜。又一位说，等一会儿她再过来，我要和她合个影。众人哄笑着表示同意。过了一會兒，那女孩端着四杯啤酒过来了。朋友拿起手机，比划着。女孩明白了朋友的意思，高兴地点头。她站到朋友身后，略略低下身，露出快乐的笑容，坐在对

面，用手脚齐全的人类都很难掌握的平衡术，把这些微不足道的“建筑材料”，一点一点编缀在一起，最终形成一个虽不美观却很实用的窝巢。“精工填海”只是一个神话传说，而眼前的鸟巢，却是鸟儿勤劳劳作的现实作品！

燕雀并非不知鸿鹄之志，只不过它们自知身形瘦小，不能好高骛远，像大雁天鹅那样遨游四方，所以早早地为自己垒筑过冬的窝巢。从春到夏，再由夏到秋，鸟儿的叽叽喳喳，只是我们听不懂，很可能是它们在为垒筑一个更好的窝巢而热烈讨论。

等到春天，如果我也能像小鸟一样飞到树上，大概会看见在那个小小的鸟巢里，鸟儿正在孵化自己的孩子；或者那些雏鸟已经破壳而出，正在妈妈的呵护下日长夜大。

那天晚上，外面刮起了西北风。半夜醒来，躺在温暖的被窝里，耳边响着从窗缝里传来的“呜呜”声，我不禁担心树上的那些小鸟之巢，它们会不会倾覆？

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南方人，开始喜欢上邻家街道某个店中的馄饨时，他就开始跟那个地方结缘。

小时候，在武汉最喜欢中山大道芙蓉酒楼的手抄。母亲不能不听芙蓉酒楼四字，一听就会说，当时第一次你在那吃得非常香，旁边一个老先生迟疑半天，走至桌边，叹口气劝道，要舍得带小孩经常去馆子吃，别太苦了孩子。那时街头还可以看见流动的馄饨担子。老板一根扁担一头挑着火炉锅碗，另一头挑着小木桌凳，走至路边放下就是一个馄饨摊，现包现煮现吃。很多年后读《笑傲江湖》衡阳城雨夜吃馄饨，才想起，那一副馄饨担子，20世纪80年代还看得见。

等在上海读书生活工作，不知从哪天起，夜里10点离开办公室去会吃一碗馄饨暖身子。家附近是一家千里香馄饨。老板兄弟两人大概20出头，一人包一人煮。一次吃完之后又去看他们的价目表。他们不知发生什么，很紧张。跟他们，说想看明天吃什么，老板哈哈大笑也就散入夜空。一个深夜，腹中饥饿，遂去家附近一个餐厅。老板口音是一个很和气的广东人，很小的厅里面卖着海派和粤式点心。过一会儿一位老阿叔走进，感谢老板一直帮忙提供各种点心，说今天不要包上海大馄饨，还是包广州小馄饨。老板微笑着开始包，也没有说广州没有馄饨，只有云吞。蒸汽腾腾的厅中，上海普通话和粤式普通话亲切地交谈。

2019年调至珠海工作，一直未找着心仪的馄饨店。今年一月底始，每天坐家中闷得慌。近来状况改善，允许餐厅堂食，立刻出去觅食。唐家湾中看见一家云吞店，窗明几净，卖一种从未吃过的虾籽云吞。现包，得等一会儿。然而也就表明这肯定为店中特色，不能丝毫怠慢。第一次等时，几个中学生跑进去，嘻嘻哈哈，一人一碗鲜肉云吞面，吃得很开心。便明了，这家店想必植根邻里已久，父母不高兴做晚餐时，就给点钱打发孩子去一家放心的店。等一碗虾籽云吞端进桌，每个云吞里包着饱满的鲜虾，还略带嚼劲。却是跟鲜肉云吞一个价。江南大概至少50元一碗，而唐家湾才13元。第二次去，柜台前的阿姨依然说要等一会儿。但她怎么也算不清账，直至老板跑过去，直接机器开出发收银条。调侃她数学太差，老板笑嘻嘻说她大概估记着晚餐，现在已经晚餐时间。果见她欢天喜地地奔向餐厅一个角落。晚餐后唐家湾转一圈，买块玉，回家时路过，店已关门，阿姨和她朋友坐在路边的昏黄灯光中开心地聊天。我向她挥挥手，她茫然地看着，大概已经不记得是谁。

一碗馄饨，生活开始。

最美的语言吗？”

当然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能让我满意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大都和我一样，不要说学过法语，连听到这种语言发音的机会都没有。

二十岁时，一天，在四川北路一家麦当劳门口，我正要拉门进店，手臂用力之余，身体稍稍后退，突然觉得碰到了什么。转身，看到一位外国女孩，站在我身后。见我回头，她一下子笑了起来，那种笑容，是我从来不曾在一个陌生人脸上看到的，如此友善，如此发自内心，如此灿烂。她个子不高，长发披肩，那笑容，让我略略

紧张的心，松弛了下来。我也报以微笑，但我的笑容一定是僵硬的，无措的……

十多年前，我与同事去瑞士旅游。那个傍晚，我们来到一个面朝湖泊的小镇。走在小镇街道上，家家户户的窗台上，都妆点着美丽的花，街道整洁而宁静。同事们纷纷拍照。我走到湖边，坐在一张双人椅上，遥望着夕阳下的湖景，闻着干净的水特有的气息。远处，有人在垂钓。这时，湖边小道上，走来一对挽着手的青年男女，衣着轻松，步履自然。越走越近，我渐渐看清了，那女子怀着孕。我猜想，他们或许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或许……正当我要转过头去，那对年轻人也发现了我和我，两人轻轻地朝我笑了笑，并微微点头，仿佛我与他们是相识的、熟

识的……那神态，是这样的自然。我也点头示意，他们从我面前走过，渐渐地消融在落日的余晖、湖水的微波，还有好闻的各种气息里……

去年，我来到波兰，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，同行的几个朋友说，到露天酒吧坐一会儿吧。比划着，终于让那位年轻女招待弄清了我们的意思。她笑着离开了。朋友们说，这里的女孩子长得蛮漂亮的。另一个朋友说，笑起来很甜。又一位说，等一会儿她再过来，我要和她合个影。众人哄笑着表示同意。过了一會兒，那女孩端着四杯啤酒过来了。朋友拿起手机，比划着。女孩明白了朋友的意思，高兴地点头。她站到朋友身后，略略低下身，露出快乐的笑容，坐在对

面，用手脚齐全的人类都很难掌握的平衡术，把这些微不足道的“建筑材料”，一点一点编缀在一起，最终形成一个虽不美观却很实用的窝巢。“精工填海”只是一个神话传说，而眼前的鸟巢，却是鸟儿勤劳劳作的现实作品！

燕雀并非不知鸿鹄之志，只不过它们自知身形瘦小，不能好高骛远，像大雁天鹅那样遨游四方，所以早早地为自己垒筑过冬的窝巢。从春到夏，再由夏到秋，鸟儿的叽叽喳喳，只是我们听不懂，很可能是它们在为垒筑一个更好的窝巢而热烈讨论。

等到春天，如果我也能像小鸟一样飞到树上，大概会看见在那个小小的鸟巢里，鸟儿正在孵化自己的孩子；或者那些雏鸟已经破壳而出，正在妈妈的呵护下日长夜大。

那天晚上，外面刮起了西北风。半夜醒来，躺在温暖的被窝里，耳边响着从窗缝里传来的“呜呜”声，我不禁担心树上的那些小鸟之巢，它们会不会倾覆？

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南方人，开始喜欢上邻家街道某个店中的馄饨时，他就开始跟那个地方结缘。

小时候，在武汉最喜欢中山大道芙蓉酒楼的手抄。母亲不能不听芙蓉酒楼四字，一听就会说，当时第一次你在那吃得非常香，旁边一个老先生迟疑半天，走至桌边，叹口气劝道，要舍得带小孩经常去馆子吃，别太苦了孩子。那时街头还可以看见流动的馄饨担子。老板一根扁担一头挑着火炉锅碗，另一头挑着小木桌凳，走至路边放下就是一个馄饨摊，现包现煮现吃。很多年后读《笑傲江湖》衡阳城雨夜吃馄饨，才想起，那一副馄饨担子，20世纪80年代还看得见。

等在上海读书生活工作，不知从哪天起，夜里10点离开办公室去会吃一碗馄饨暖身子。家附近是一家千里香馄饨。老板兄弟两人大概20出头，一人包一人煮。一次吃完之后又去看他们的价目表。他们不知发生什么，很紧张。跟他们，说想看明天吃什么，老板哈哈大笑也就散入夜空。一个深夜，腹中饥饿，遂去家附近一个餐厅。老板口音是一个很和气的广东人，很小的厅里面卖着海派和粤式点心。过一会儿一位老阿叔走进，感谢老板一直帮忙提供各种点心，说今天不要包上海大馄饨，还是包广州小馄饨。老板微笑着开始包，也没有说广州没有馄饨，只有云吞。蒸汽腾腾的厅中，上海普通话和粤式普通话亲切地交谈。

2019年调至珠海工作，一直未找着心仪的馄饨店。今年一月底始，每天坐家中闷得慌。近来状况改善，允许餐厅堂食，立刻出去觅食。唐家湾中看见一家云吞店，窗明几净，卖一种从未吃过的虾籽云吞。现包，得等一会儿。然而也就表明这肯定为店中特色，不能丝毫怠慢。第一次等时，几个中学生跑进去，嘻嘻哈哈，一人一碗鲜肉云吞面，吃得很开心。便明了，这家店想必植根邻里已久，父母不高兴做晚餐时，就给点钱打发孩子去一家放心的店。等一碗虾籽云吞端进桌，每个云吞里包着饱满的鲜虾，还略带嚼劲。却是跟鲜肉云吞一个价。江南大概至少50元一碗，而唐家湾才13元。第二次去，柜台前的阿姨依然说要等一会儿。但她怎么也算不清账，直至老板跑过去，直接机器开出发收银条。调侃她数学太差，老板笑嘻嘻说她大概估记着晚餐，现在已经晚餐时间。果见她欢天喜地地奔向餐厅一个角落。晚餐后唐家湾转一圈，买块玉，回家时路过，店已关门，阿姨和她朋友坐在路边的昏黄灯光中开心地聊天。我向她挥挥手，她茫然地看着，大概已经不记得是谁。

一碗馄饨，生活开始。

时光如流星追月，近七十年消逝，而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征兆早已显露人间。

## 最美的语言

傅勤

我喜欢钻牛角尖，领悟力又差，遇到想不明白的事，常爱问。初中时，学道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之后，大约有一两周的时间，遇到年长些、认为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，我都要问：

“法兰西语言真的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吗？”

当然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能让我满意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大都和我一样，不要说学过法语，连听到这种语言发音的机会都没有。

二十岁时，一天，在四川北路一家麦当劳门口，我正要拉门进店，手臂用力之余，身体稍稍后退，突然觉得碰到了什么。转身，看到一位外国女孩，站在我身后。见我回头，她一下子笑了起来，那种笑容，是我从来不曾在一个陌生人脸上看到的，如此友善，如此发自内心，如此灿烂。她个子不高，长发披肩，那笑容，让我略略

紧张的心，松弛了下来。我也报以微笑，但我的笑容一定是僵硬的，无措的……

十多年前，我与同事去瑞士旅游。那个傍晚，我们来到一个面朝湖泊的小镇。走在小镇街道上，家家户户的窗台上，都妆点着美丽的花，街道整洁而宁静。同事们纷纷拍照。我走到湖边，坐在一张双人椅上，遥望着夕阳下的湖景，闻着干净的水特有的气息。远处，有人在垂钓。这时，湖边小道上，走来一对挽着手的青年男女，衣着轻松，步履自然。越走越近，我渐渐看清了，那女子怀着孕。我猜想，他们或许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或许……正当我要转过头去，那对年轻人也发现了我和我，两人轻轻地朝我笑了笑，并微微点头，仿佛我与他们是相识的、熟

识的……那神态，是这样的自然。我也点头示意，他们从我面前走过，渐渐地消融在落日的余晖、湖水的微波，还有好闻的各种气息里……

去年，我来到波兰，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，同行的几个朋友说，到露天酒吧坐一会儿吧。比划着，终于让那位年轻女招待弄清了我们的意思。她笑着离开了。朋友们说，这里的女孩子长得蛮漂亮的。另一个朋友说，笑起来很甜。又一位说，等一会儿她再过来，我要和她合个影。众人哄笑着表示同意。过了一會兒，那女孩端着四杯啤酒过来了。朋友拿起手机，比划着。女孩明白了朋友的意思，高兴地点头。她站到朋友身后，略略低下身，露出快乐的笑容，坐在对

面，用手脚齐全的人类都很难掌握的平衡术，把这些微不足道的“建筑材料”，一点一点编缀在一起，最终形成一个虽不美观却很实用的窝巢。“精工填海”只是一个神话传说，而眼前的鸟巢，却是鸟儿勤劳劳作的现实作品！

燕雀并非不知鸿鹄之志，只不过它们自知身形瘦小，不能好高骛远，像大雁天鹅那样遨游四方，所以早早地为自己垒筑过冬的窝巢。从春到夏，再由夏到秋，鸟儿的叽叽喳喳，只是我们听不懂，很可能是它们在为垒筑一个更好的窝巢而热烈讨论。

等到春天，如果我也能像小鸟一样飞到树上，大概会看见在那个小小的鸟巢里，鸟儿正在孵化自己的孩子；或者那些雏鸟已经破壳而出，正在妈妈的呵护下日长夜大。

那天晚上，外面刮起了西北风。半夜醒来，躺在温暖的被窝里，耳边响着从窗缝里传来的“呜呜”声，我不禁担心树上的那些小鸟之巢，它们会不会倾覆？

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南方人，开始喜欢上邻家街道某个店中的馄饨时，他就开始跟那个地方结缘。

小时候，在武汉最喜欢中山大道芙蓉酒楼的手抄。母亲不能不听芙蓉酒楼四字，一听就会说，当时第一次你在那吃得非常香，旁边一个老先生迟疑半天，走至桌边，叹口气劝道，要舍得带小孩经常去馆子吃，别太苦了孩子。那时街头还可以看见流动的馄饨担子。老板一根扁担一头挑着火炉锅碗，另一头挑着小木桌凳，走至路边放下就是一个馄饨摊，现包现煮现吃。很多年后读《笑傲江湖》衡阳城雨夜吃馄饨，才想起，那一副馄饨担子，20世纪80年代还看得见。

等在上海读书生活工作，不知从哪天起，夜里10点离开办公室去会吃一碗馄饨暖身子。家附近是一家千里香馄饨。老板兄弟两人大概20出头，一人包一人煮。一次吃完之后又去看他们的价目表。他们不知发生什么，很紧张。跟他们，说想看明天吃什么，老板哈哈大笑也就散入夜空。一个深夜，腹中饥饿，遂去家附近一个餐厅。老板口音是一个很和气的广东人，很小的厅里面卖着海派和粤式点心。过一会儿一位老阿叔走进，感谢老板一直帮忙提供各种点心，说今天不要包上海大馄饨，还是包广州小馄饨。老板微笑着开始包，也没有说广州没有馄饨，只有云吞。蒸汽腾腾的厅中，上海普通话和粤式普通话亲切地交谈。

2019年调至珠海工作，一直未找着心仪的馄饨店。今年一月底始，每天坐家中闷得慌。近来状况改善，允许餐厅堂食，立刻出去觅食。唐家湾中看见一家云吞店，窗明几净，卖一种从未吃过的虾籽云吞。现包，得等一会儿。然而也就表明这肯定为店中特色，不能丝毫怠慢。第一次等时，几个中学生跑进去，嘻嘻哈哈，一人一碗鲜肉云吞面，吃得很开心。便明了，这家店想必植根邻里已久，父母不高兴做晚餐时，就给点钱打发孩子去一家放心的店。等一碗虾籽云吞端进桌，每个云吞里包着饱满的鲜虾，还略带嚼劲。却是跟鲜肉云吞一个价。江南大概至少50元一碗，而唐家湾才13元。第二次去，柜台前的阿姨依然说要等一会儿。但她怎么也算不清账，直至老板跑过去，直接机器开出发收银条。调侃她数学太差，老板笑嘻嘻说她大概估记着晚餐，现在已经晚餐时间。果见她欢天喜地地奔向餐厅一个角落。晚餐后唐家湾转一圈，买块玉，回家时路过，店已关门，阿姨和她朋友坐在路边的昏黄灯光中开心地聊天。我向她挥挥手，她茫然地看着，大概已经不记得是谁。

一碗馄饨，生活开始。

## 小鸟之巢

杨斌

我喜欢钻牛角尖，领悟力又差，遇到想不明白的事，常爱问。初中时，学道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之后，大约有一两周的时间，遇到年长些、认为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，我都要问：

“法兰西语言真的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吗？”

当然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能让我满意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大都和我一样，不要说学过法语，连听到这种语言发音的机会都没有。

二十岁时，一天，在四川北路一家麦当劳门口，我正要拉门进店，手臂用力之余，身体稍稍后退，突然觉得碰到了什么。转身，看到一位外国女孩，站在我身后。见我回头，她一下子笑了起来，那种笑容，是我从来不曾在一个陌生人脸上看到的，如此友善，如此发自内心，如此灿烂。她个子不高，长发披肩，那笑容，让我略略

紧张的心，松弛了下来。我也报以微笑，但我的笑容一定是僵硬的，无措的……

十多年前，我与同事去瑞士旅游。那个傍晚，我们来到一个面朝湖泊的小镇。走在小镇街道上，家家户户的窗台上，都妆点着美丽的花，街道整洁而宁静。同事们纷纷拍照。我走到湖边，坐在一张双人椅上，遥望着夕阳下的湖景，闻着干净的水特有的气息。远处，有人在垂钓。这时，湖边小道上，走来一对挽着手的青年男女，衣着轻松，步履自然。越走越近，我渐渐看清了，那女子怀着孕。我猜想，他们或许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或许……正当我要转过头去，那对年轻人也发现了我和我，两人轻轻地朝我笑了笑，并微微点头，仿佛我与他们是相识的、熟

识的……那神态，是这样的自然。我也点头示意，他们从我面前走过，渐渐地消融在落日的余晖、湖水的微波，还有好闻的各种气息里……

去年，我来到波兰，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，同行的几个朋友说，到露天酒吧坐一会儿吧。比划着，终于让那位年轻女招待弄清了我们的意思。她笑着离开了。朋友们说，这里的女孩子长得蛮漂亮的。另一个朋友说，笑起来很甜。又一位说，等一会儿她再过来，我要和她合个影。众人哄笑着表示同意。过了一會兒，那女孩端着四杯啤酒过来了。朋友拿起手机，比划着。女孩明白了朋友的意思，高兴地点头。她站到朋友身后，略略低下身，露出快乐的笑容，坐在对

面，用手脚齐全的人类都很难掌握的平衡术，把这些微不足道的“建筑材料”，一点一点编缀在一起，最终形成一个虽不美观却很实用的窝巢。“精工填海”只是一个神话传说，而眼前的鸟巢，却是鸟儿勤劳劳作的现实作品！

燕雀并非不知鸿鹄之志，只不过它们自知身形瘦小，不能好高骛远，像大雁天鹅那样遨游四方，所以早早地为自己垒筑过冬的窝巢。从春到夏，再由夏到秋，鸟儿的叽叽喳喳，只是我们听不懂，很可能是它们在为垒筑一个更好的窝巢而热烈讨论。

等到春天，如果我也能像小鸟一样飞到树上，大概会看见在那个小小的鸟巢里，鸟儿正在孵化自己的孩子；或者那些雏鸟已经破壳而出，正在妈妈的呵护下日长夜大。

那天晚上，外面刮起了西北风。半夜醒来，躺在温暖的被窝里，耳边响着从窗缝里传来的“呜呜”声，我不禁担心树上的那些小鸟之巢，它们会不会倾覆？

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南方人，开始喜欢上邻家街道某个店中的馄饨时，他就开始跟那个地方结缘。

小时候，在武汉最喜欢中山大道芙蓉酒楼的手抄。母亲不能不听芙蓉酒楼四字，一听就会说，当时第一次你在那吃得非常香，旁边一个老先生迟疑半天，走至桌边，叹口气劝道，要舍得带小孩经常去馆子吃，别太苦了孩子。那时街头还可以看见流动的馄饨担子。老板一根扁担一头挑着火炉锅碗，另一头挑着小木桌凳，走至路边放下就是一个馄饨摊，现包现煮现吃。很多年后读《笑傲江湖》衡阳城雨夜吃馄饨，才想起，那一副馄饨担子，20世纪80年代还看得见。

等在上海读书生活工作，不知从哪天起，夜里10点离开办公室去会吃一碗馄饨暖身子。家附近是一家千里香馄饨。老板兄弟两人大概20出头，一人包一人煮。一次吃完之后又去看他们的价目表。他们不知发生什么，很紧张。跟他们，说想看明天吃什么，老板哈哈大笑也就散入夜空。一个深夜，腹中饥饿，遂去家附近一个餐厅。老板口音是一个很和气的广东人，很小的厅里面卖着海派和粤式点心。过一会儿一位老阿叔走进，感谢老板一直帮忙提供各种点心，说今天不要包上海大馄饨，还是包广州小馄饨。老板微笑着开始包，也没有说广州没有馄饨，只有云吞。蒸汽腾腾的厅中，上海普通话和粤式普通话亲切地交谈。

2019年调至珠海工作，一直未找着心仪的馄饨店。今年一月底始，每天坐家中闷得慌。近来状况改善，允许餐厅堂食，立刻出去觅食。唐家湾中看见一家云吞店，窗明几净，卖一种从未吃过的虾籽云吞。现包，得等一会儿。然而也就表明这肯定为店中特色，不能丝毫怠慢。第一次等时，几个中学生跑进去，嘻嘻哈哈，一人一碗鲜肉云吞面，吃得很开心。便明了，这家店想必植根邻里已久，父母不高兴做晚餐时，就给点钱打发孩子去一家放心的店。等一碗虾籽云吞端进桌，每个云吞里包着饱满的鲜虾，还略带嚼劲。却是跟鲜肉云吞一个价。江南大概至少50元一碗，而唐家湾才13元。第二次去，柜台前的阿姨依然说要等一会儿。但她怎么也算不清账，直至老板跑过去，直接机器开出发收银条。调侃她数学太差，老板笑嘻嘻说她大概估记着晚餐，现在已经晚餐时间。果见她欢天喜地地奔向餐厅一个角落。晚餐后唐家湾转一圈，买块玉，回家时路过，店已关门，阿姨和她朋友坐在路边的昏黄灯光中开心地聊天。我向她挥挥手，她茫然地看着，大概已经不记得是谁。

一碗馄饨，生活开始。

面，用手脚齐全的人类都很难掌握的平衡术，把这些微不足道的“建筑材料”，一点一点编缀在一起，最终形成一个虽不美观却很实用的窝巢。“精工填海”只是一个神话传说，而眼前的鸟巢，却是鸟儿勤劳劳作的现实作品！

燕雀并非不知鸿鹄之志，只不过它们自知身形瘦小，不能好高骛远，像大雁天鹅那样遨游四方，所以早早地为自己垒筑过冬的窝巢。从春到夏，再由夏到秋，鸟儿的叽叽喳喳，只是我们听不懂，很可能是它们在为垒筑一个更好的窝巢而热烈讨论。

等到春天，如果我也能像小鸟一样飞到树上，大概会看见在那个小小的鸟巢里，鸟儿正在孵化自己的孩子；或者那些雏鸟已经破壳而出，正在妈妈的呵护下日长夜大。

那天晚上，外面刮起了西北风。半夜醒来，躺在温暖的被窝里，耳边响着从窗缝里传来的“呜呜”声，我不禁担心树上的那些小鸟之巢，它们会不会倾覆？

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南方人，开始喜欢上邻家街道某个店中的馄饨时，他就开始跟那个地方结缘。

小时候，在武汉最喜欢中山大道芙蓉酒楼的手抄。母亲不能不听芙蓉酒楼四字，一听就会说，当时第一次你在那吃得非常香，旁边一个老先生迟疑半天，走至桌边，叹口气劝道，要舍得带小孩经常去馆子吃，别太苦了孩子。那时街头还可以看见流动的馄饨担子。老板一根扁担一头挑着火炉锅碗，另一头挑着小木桌凳，走至路边放下就是一个馄饨摊，现包现煮现吃。很多年后读《笑傲江湖》衡阳城雨夜吃馄饨，才想起，那一副馄饨担子，20世纪80年代还看得见。

等在上海读书生活工作，不知从哪天起，夜里10点离开办公室去会吃一碗馄饨暖身子。家附近是一家千里香馄饨。老板兄弟两人大概20出头，一人包一人煮。一次吃完之后又去看他们的价目表。他们不知发生什么，很紧张。跟他们，说想看明天吃什么，老板哈哈大笑也就散入夜空。一个深夜，腹中饥饿，遂去家附近一个餐厅。老板口音是一个很和气的广东人，很小的厅里面卖着海派和粤式点心。过一会儿一位老阿叔走进，感谢老板一直帮忙提供各种点心，说今天不要包上海大馄饨，还是包广州小馄饨。老板微笑着开始包，也没有说广州没有馄饨，只有云吞。蒸汽腾腾的厅中，上海普通话和粤式普通话亲切地交谈。

2019年调至珠海工作，一直未找着心仪的馄饨店。今年一月底始，每天坐家中闷得慌。近来状况改善，允许餐厅堂食，立刻出去觅食。唐家湾中看见一家云吞店，窗明几净，卖一种从未吃过的虾籽云吞。现包，得等一会儿。然而也就表明这肯定为店中特色，不能丝毫怠慢。第一次等时，几个中学生跑进去，嘻嘻哈哈，一人一碗鲜肉云吞面，吃得很开心。便明了，这家店想必植根邻里已久，父母不高兴做晚餐时，就给点钱打发孩子去一家放心的店。等一碗虾籽云吞端进桌，每个云吞里包着饱满的鲜虾，还略带嚼劲。却是跟鲜肉云吞一个价。江南大概至少50元一碗，而唐家湾才13元。第二次去，柜台前的阿姨依然说要等一会儿。但她怎么也算不清账，直至老板跑过去，直接机器开出发收银条。调侃她数学太差，老板笑嘻嘻说她大概估记着晚餐，现在已经晚餐时间。果见她欢天喜地地奔向餐厅一个角落。晚餐后唐家湾转一圈，买块玉，回家时路过，店已关门，阿姨和她朋友坐在路边的昏黄灯光中开心地聊天。我向她挥挥手，她茫然地看着，大概已经不记得是谁。

一碗馄饨，生活开始。

时光如流星追月，近七十年消逝，而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征兆早已显露人间。

隔着银幕拥抱英雄儿子

虞心放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就读的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分批观看实况纪录片《抗美援朝》。班主任事先介绍：这是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拍得的，大家认真观看，学习志愿军战士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精神，事后还要写观后感。观影前的点播激起同学急切观看的热情。那天下午，全班同学由班主任于老师带队进入影院入座。不多时，大家就置身于激烈战斗的场景之中：积雪厚覆的丘陵地带，一处接一处被炮弹炸得半天高的沙石；志愿军战士奋不顾身直扑硝烟弥漫的敌方阵地……大场面后穿插特写镜头：雪岩后面徐徐抬起一张年轻的面孔，一双大眼睛机灵地扫视前方后，只见他敏捷跃起，端枪朝敌人射去……

正当此时，影院中响起一阵“阿康！阿康！”的女声。借助银幕反射的微光，可以看到一位中年妇女离开座位高高伸展双臂朝银幕方向奔去，口中不断呼喊：“阿康等等呀！姆妈辣格搭，让姆妈多看一歌呀！”——这分明是英雄的母亲欲拥抱银幕上的儿子。然而不通人性的放映机却丝毫没停顿，倒是班主任见状第一时间冲入过道护持这位妇女。于老师一边扶住这位妈妈，一边振臂高呼：“向光荣妈妈致敬！”影院全体观众也都振臂高呼，一时间“向光荣妈妈致敬”的声浪此起彼伏。

据说电影散场后，闻讯前来的影院经理向光荣妈妈致敬后，向她郑重承诺，只要这部影片还在排片日程中，任何场次她都可以免票进入影院，以便多次隔着银幕拥抱他的英雄儿子……

时光如流星追月，近七十年消逝，而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征兆早已显露人间。

隔着银幕拥抱英雄儿子

虞心放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就读的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分批观看实况纪录片《抗美援朝》。班主任事先介绍：这是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拍得的，大家认真观看，学习志愿军战士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精神，事后还要写观后感。观影前的点播激起同学急切观看的热情。那天下午，全班同学由班主任于老师带队进入影院入座。不多时，大家就置身于激烈战斗的场景之中：积雪厚覆的丘陵地带，一处接一处被炮弹炸得半天高的沙石；志愿军战士奋不顾身直扑硝烟弥漫的敌方阵地……大场面后穿插特写镜头：雪岩后面徐徐抬起一张年轻的面孔